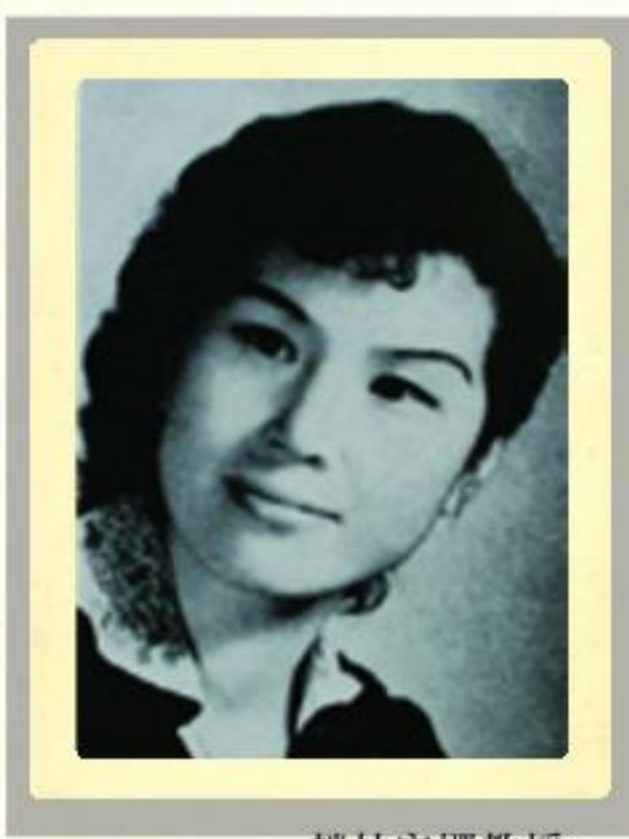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們是一九六〇年進入成大的，交管系是屬於甲組（理學、工科和醫學），當時考上，有人查問是何系所，據實以告：“交通管理系”，還被查問是不是站在馬路上吹哨擺手的，我自己也不知如何解釋，大家「一頭霧水」。當時聯考已實施行多年，但分甲、乙、丙三組還是我們那一期前兩三年的事，當時文組是乙組，含音樂藝術等各方面科系，而農業方面的科系列為丙組。我們南一中有六班畢業，五班是甲組，不敢說甲組的人都學醫，但我敢說99%以上的人，填的第一志願是醫科。有人甚至非醫不唸，重考多「年」為的是那件白袍以及往後的「馬克、馬克」。曾聽說有位仁兄成績常列前茅，但對於醫學興趣缺缺，非常嚮往法律方面的研讀，沒想到其家長得知後，竟被「恐嚇」…“若棄「醫」從「法」將斷絕父子關係”云，就這麼嚴重！也怪不得我們同學上課，到課人數總是比一半多一點，不來「同留和屋」的同儕們，我看他們的心情不是可以用當年關公困曹營的心情來形容嗎？「籍在“交管”心在“醫”，人在“台南”心在“補習班”，重考“卡要緊”，上課？！省省吧。

進成大，第一件事就是新生訓練，那時成功堂的位置三分之二滿吧，好像三天的樣子，一大堆「小毛頭」和一小部份女同學（當年我們是“非常的”陽盛陰衰）枯坐在廳內聆訓，沒有人有心情去注意上頭所言何

事，左右鄰座的先生、女士又不熟，杵在那裡索然無味，大家都「擠」出了一張苦瓜臉。搞不好，三四十年後的這些「我們」其臉上皺紋，是不是當年的「苦瓜」也有一點功勞。那時，唯一記憶良好的是校歌教唱，筆者至今尚能從頭到尾一字不差唱完，不走音也不吃「螺絲」。比較可以提一提的是當年「漢」「賊」不兩立「國」「共」是死敵，所以校歌的歌詞內有一段…“瞻望河山三萬里，腥羶未滌，仇恥勿一忘…！莫等閒英年歲月……。”這段，不知現在可已經修改了否？成大在台南，而台南歷史離不開鄭成功，所以開山路上的延平郡王祠比孔廟大。我們的校歌開場就是「延平拓土興邦



趙林安娜教授



商學院劉鼎興院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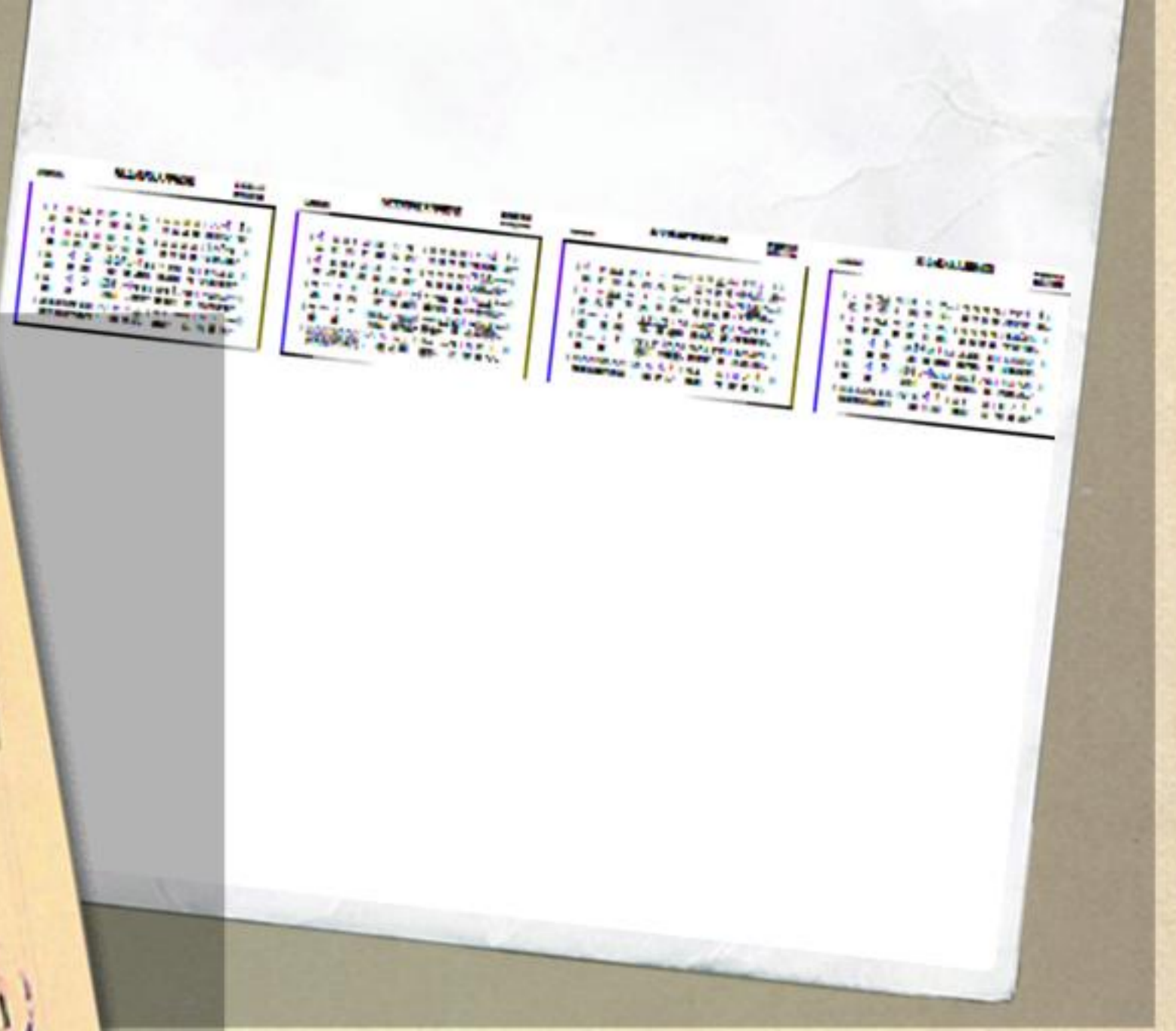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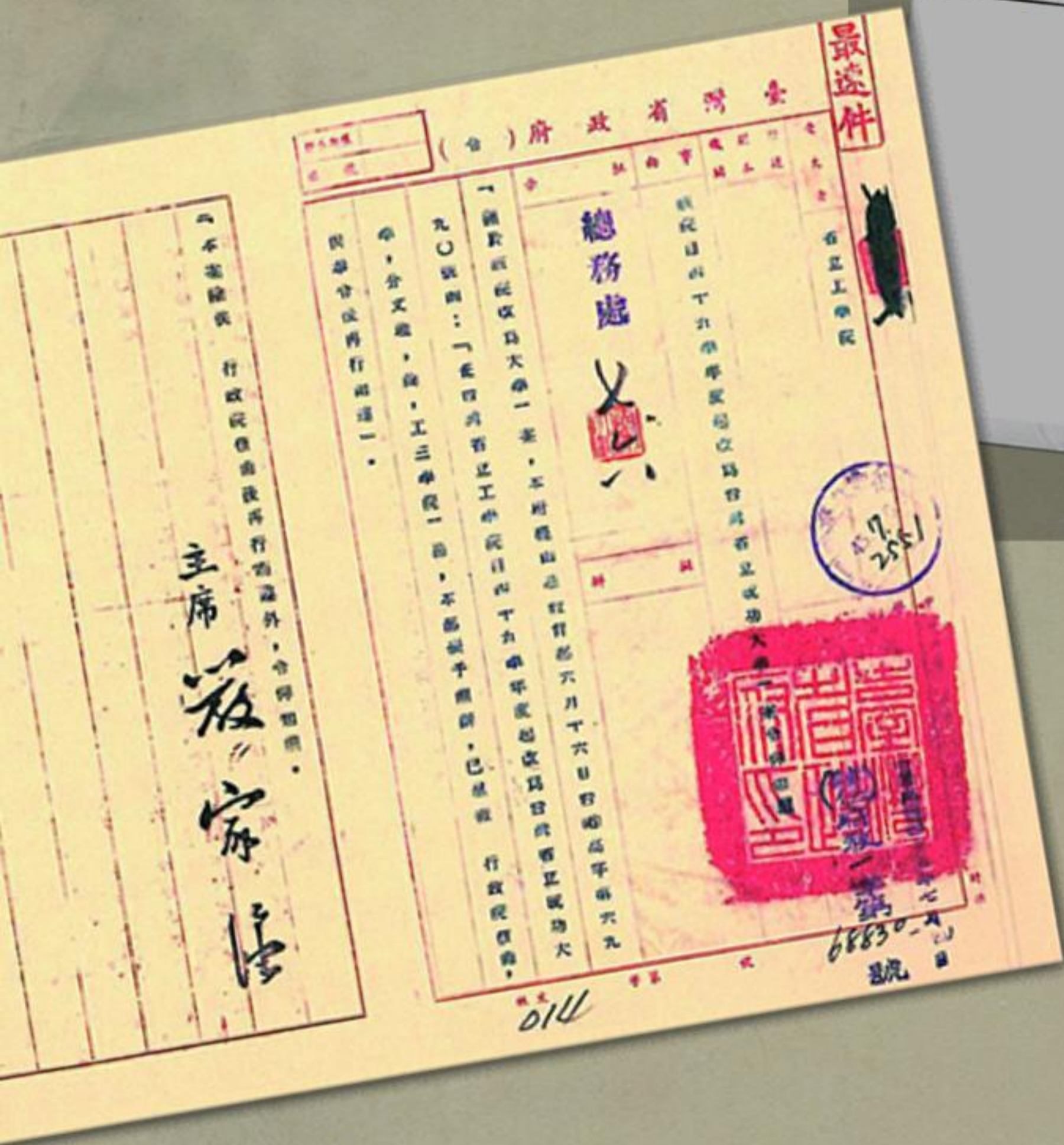
地…」，而我小學讀南師附小（現在應正名為南大附小吧？）他的校歌開頭是「郡王祠旁，偉聳著南師附小……。」“延平郡王”帶上一筆。台南一中校歌：「大海蒼蒼……」到結尾是「……台南一中，無負鄭成功！」，三首歌詞內，都列了「國姓爺」名號，無非是對照歷史的一個連接。不知道是否在台南的小、中、大學各家校歌內都有提到鄭延平的有關字眼？待查待查。當年成大由台南工學院改名成功大學，一方面祈望學生們個個「成功」，也連接上學府所在地的歷史，名字真是取得好，取得妙，取得呱呱叫！

上大學嘛，就跟以前初、高中不一樣，課程有必修選修，國文、英文按聯考成績分班，溫故知新，有時炒炒冷飯，雖是集「各路英雄（雌）好漢於一堂」，「教而化之」，但下了課，一哄而散，分奔各系，沒有比較

特別的是來充記憶，大家應付應付而已。倒是我們的「三民主義」是開在我們交管的小班課，他系來選課的不多，印象深刻的是陳鎮惡老師嗓門大，課堂任何一點，都可以「領教」他那慷慨激昂的聲音，同學們大多「敬而遠之」，坐得離講桌越遠越好，形成一「半西瓜形」的中空「聽話隊形」。不知哪天，陳教授心血來潮，要大家坐近，可是無人「領情」，此時「鎮惡」老先生從容的提起皮包，拉出點名冊作勢要「唱名」，是時交管一的當年「班頭」張聞信（後轉水利系）先抱起書本轉坐陳教授跟前，其他人紛紛「移駕」眾星拱月地坐滿四週，跟先前課堂座位的樣子，完全形成對比，正好像半西瓜形，填滿了西瓜子。點名，還是有其功能。陳教授最令人敬佩的一段講



交通管理學系53級畢業師生合影



成功大學校歌·1957年

台灣省政府以省主席嚴家淦具名公文，「台灣省立工學院自四十五學年度起改為台灣省立成功大學」

話，是有關火車各節連結用的大塊接頭，當年都以「詹天佑」稱呼，似乎和英文的Joint同音。那時有一個報導，就某人認為「大塊接頭」不是詹老前輩所發明，詹天佑辛苦建造張家口鐵路（涵洞特多）時，就已經存在的用具了。這種論調讓陳教授大大發火，聲色俱厲地痛批這種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的謬論。他甚至捲起雪白襯衫的長袖，大拍講桌，口沫橫飛地數落那位「發奇想謬論」的仁兄好一陣子。那時的陳教授，臉紅脖子粗，結束評論停下來擦汗，我看他身子，手臂有點抖咧！那個年代，國家至上，詹老前輩發明接頭榮譽，也是「國家民族」的，不容詆毀，顯見教授嫉惡如仇，真是人如其名，我們是應當再向鎮惡老先生行最敬禮！

上學，就是來受教的，我們有行為不檢，或禮貌不周，天經地義要被罵挨訓。有一件被訓的記

憶，至今未忘，那倒不是個人挨訓，而是全班被罵。當年，每人必修一科第二外國語，我們那班不是法語就是日語，我修日語，老師是趙林安娜女士，師丈趙性源先生。趙林老師是日本人，本名荒木道子，他說是主修「小學」，就是「文字學」的意思，教日語，就是她本行。趙林老師教起日語深入淺出，尤其文法更是分析透徹，層次分明，上她的課，從頭到尾，都是新知，讓你感到「絕無冷場」，仔細聆聽，猛作筆記。她是我個人成大生涯中，多位令人懷念敬重的前輩之一。有一次上得課來，我們在課堂靜候老師光臨，當大家起立迎接老師步上講台時，卻看到她對著課堂左方怒斥：「站起來！為什麼不站起來！」非常生氣。顯然有位仁兄，不知失神？或是甚麼原因，忘了起身。趙林老師就這樣大家站立之中訓示大家作為「禮儀之邦」的國民，應有的進退之道，句句諍言，雖然是個日語

課，但大伙兒們確確實實上了一堂公民課。身為日本人，進入華人家庭，完完全全融入了漢人的社會，操微帶日本腔的普通話，加上年青時日本文化的薰陶，當然會有這種「大動作」給我們這些「中央大國」的小毛頭來個一記當頭棒喝，大家應當虛心領受！多年後，筆者曾在高雄鹽埕鬧區偶遇趙林老師，趨前尚未問候，老師已先開口：「是成大的同學嗎？」真是令人「心暖」！那麼多年了，教過學生無數，見面就能記得，真是不簡單。多年後，個人曾經想再進修日語，希望能再受教於趙林老師，然高市補教界查不到，我也特地去鳳山官校黃埔二村找尋，蒙鄰居告知回查高師大（時為高雄師範學院）趙性源教授亦不可得，諒已遷居新大陸。願令人懷念的趙林老師全家健康愉快！

當年讀大學，不是每個人都能再放洋深造，大部分畢了業即就業，就如筆者一樣，留學是夢想，不必浪費時間去「幻想」，早點做事，掙錢養家才是。交管系當年是商學院劉院長鼎新老前輩創辦，我們那年是第六屆。前四屆除陸、航兩組分之外，尚有電訊組，是和電信局建教合作，出了學校保證進入電信局服務。第五屆時因員額滿建教合作停辦，只剩陸運及航運，陸運組主要在我們國內的鐵、公路發展，以劉院長在交通界的聲望，當需要動用到他老人家的「面子」時，他是非常得心應手的。航運組方面，航空的客運當年草創初期，兩三家公司在運作而已，貨運更不用說，就業窄門很難擠入。海上運輸又只招商局（陽明海運前身），台灣航業公司，益壽、益祥、復興等航業公司而已，招新人的胃納不大，相關科系畢業生就業不易，所以我們的院長對大伙兒們的出路，是相當煩心的。所幸我們那年有海關特考，當時的「官僚」居然把交管人排除在應考資格之外。劉老前輩交涉之後，才把「航運組」很不情願地（這

是我的觀點）列入，及時讓我們應考，而送進去了前前後後六、七人，消化了近半數。

出了校門就快半世紀，大家在各行各業打拚，很少有機會再回母校去看看，只是當有時間作回憶時，會想起那大學四年美好的時光，撞球伴，K書團（圖書館佔位），橋牌搭檔等等記憶畫面就一一浮現，而連帶想起了傳道解惑的恩師們。老師們我們這些學生應當感念，尤其創立了交管系的劉老前輩。五十七年秋，曾陪留美返台省親的葉秀奇同學前往劉院長寓所拜訪，沒想到也是最後「進謁」；六、七年後，南部幾位同學得知院長駕鶴之訊，記得是由現已由關稅副總局長退休李榮達同學安排，在錯過告別式後，得以參加東寧教會舉辦的追思禮拜，大家在院長「玉照」前靜禱，默念，或哀思，想起從前種種院長所賜的恩澤，能不唏噓？願他老人家在天安息！

大學生活，多采多姿，而紙短情長，難能一一細述，舉了一些不才以為比較值得記述的，爬在格子上記下，以應付總編的稿約，怠慢處，還請海涵。行年已近而立之年，退了休之後，漸趨平淡，但是人生若還可以重來，那我第一志願是回成大再過四年，原來同窗，一樣的師長，同樣的上下課鈴聲，秋去冬來，春過夏接，再來四個循環，重新再過那一千四百多個日子，一定相當精彩。只可惜那是幻想，人生不能活兩次嘛！但是在學的學弟妹們，可是正在舞台上操演的「要角」，請把握今朝，駕馭美好光陰，善用每分每秒，將來應當非常有收穫的，不必再像我們這些糟老頭想「回鍋」，這是不可能的事。究竟校歌詞內不是已經明明白白提示：「……莫等閒英年歲月……」，在我結束瞎掰之際，願向在校的學弟妹們作此提醒，也謝謝你們及編輯老總，將「本節目」看到結尾，中途沒按遙控器「關機」！

二〇一〇年七月四日